

鱼壁

● 朱恩涛 杨子 著



警官教育出版社

鱼 孽

朱恩涛 杨 子 著

警官教育出版社

·北京·

鱼 孽

YU NIE

朱恩涛 杨子 著

警官教育出版社出版

(100038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北里2号)

固安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1998年6月第1版 1998年6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0.5

字数: 258千 印数: 0001册-5000册

ISBN 7-81027-902-5/D·347 定价: 18.00元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发行部负责调换

联系电话: (010) 63274348

自序

1998年6月，来自全球四面八方的各国政要和内政警方的高级执法官员将云集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在世纪之交召开的禁毒特别联大，共商全球联合共同打击毒品犯罪的大计。

本书的出版之日，恰逢此次联合国禁毒特别联大的召开。和我们将这部书奉献给国际禁毒年，奉献给为国际禁毒事业献出鲜血乃至宝贵生命的人们的初衷，是一个巧合。

毒品和瘟疫、环境污染一样是当今影响全球人类生活的重大威胁之一。打击毒品犯罪已经作为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摆上了世界各国政府和警方的重要议事日程。

毒品祸国殃民，禁毒任重而道远。近代历史上，中国深受毒品祸害。中国人民对此有切肤之痛。所以，坚决禁毒是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也是中国人民的一致愿望。国际禁毒史上第一个以销毁鸦片开展禁毒斗争的伟大人物是中国的林则徐；国际禁毒史上第一次禁毒多边会议是本世纪初在中国上海召开的“万国禁烟会”；国际禁毒史上较长时期禁绝毒品的是新中国。

但历史的脚步是沉重的，将近一百年的岁月已流逝，毒品犯罪依然在世界上蔓延，依然在毒害着人们的身心健康，依然在吞噬着各国人民的美好生活。

在科技高度发达，犯罪日益国际化、集团化、高智能化的今天，只有加强禁毒的国际合作，才能真正战胜这一人类文明、良知和正义的共同敌人。我国政府一贯主张，与毒品祸害作斗争的各国的共同责任，需要国家、区域间和国际方面的共同努力。多年来，我国公安机关为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震惊中外的“锦鲤

鱼”国际贩毒案成为中国警方进行国际合作，打击国际毒品犯罪的一个成功范例。

1988年3月，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获得情报：一个庞大的跨国贩毒集团计划在上海至旧金山航班上利用锦鲤鱼贩运海洛因毒品。锦鲤鱼是一种名贵的观赏鱼。狡猾的贩毒分子剖开鱼腹，装进藏有海洛因的乳胶袋，然后将活鱼、死鱼混装在一起，企图蒙混过关。这批毒品是从金三角地区贩运，途经香港地区、中国内地，最终转运到美国旧金山。中国国际刑警以最快的速度向泰国、香港地区和美国警方通报了案情，派出得力警官跟踪到旧金山。于是三国四方的国际刑警和缉毒警察以中国为中心撒开了一个严密的法网。航班抵达旧金山。当毒贩们交接毒品，正为阴谋得逞而得意忘形时，三国四方的警察同时出击，十几名贩毒分子在各地纷纷落网，人赃俱获，一个为非作歹多时的跨国贩毒集团被一举端掉。

创作一部反映中国国际刑警及缉毒警察真实战斗生活的作品，是我们多年来的一个心愿。锦鲤鱼贩毒案的重大意义及其破案过程的曲折性、复杂性、戏剧性触发了我们这一创作的动念。在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和高度的责任感的激励下，我们拿起手中的笔，开始涉猎禁毒、缉毒方面的文学创作。我们所经历或了解到的真实而生动的公安禁毒斗争工作，为我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一篇篇关于禁毒的纪实文章陆续与读者见面。1996年11月，中国政府和联合国共同举办的国际反兴奋剂大会暨1909年“万国禁烟会”旧址揭牌仪式在上海举行之后，我们为这世纪末的禁毒会议的成功而深受鼓舞，为世界禁毒百年史的艰辛而光荣的历程感慨万千，于是写出报告文学《世纪回眸话禁毒》；在第十个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发表了《全球联合向毒品宣战》的纪念文章。此间，将“锦鲤鱼”国际贩毒案通过艺术的手法再现出来的构思一直在我们的脑海中萦回。十年磨一剑。在锦鲤鱼贩

毒案破获十年之后，我们终于合作创作了这部小说《鱼孽》，总算了却了这个心愿。

小说以“锦鲤鱼案”这一真实案件为原型，作了较大的虚构和艺术加工，通过塑造丁焘、李拔、石丹和华芸这“缉毒三剑客”和“一警花”为代表的当代缉毒警察的形象，反映当代缉毒警察大智大勇，不怕牺牲，深入虎穴，巧妙周旋的斗争精神。同时，刻画了“金鲤鱼”郭佳妮、“大白鲨”沙念祖等反面人物的狡猾、凶残以及其复杂的内心世界和社会背景，让广大读者了解中国国际刑警和公安缉毒警察的真实生活和禁毒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小说之所以名为“鱼孽”，既暗示出“锦鲤鱼案”的背景，又深刻表明毒品之罪恶。文学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在创作中，我们既不拘泥于具体案件，也不天马行空，随心所欲地编故事造情节，而忽略公安题材的严肃性、政策性。在“锦鲤鱼案”提供大量精彩素材的基础上，按思想性、文学性和娱乐性的要求，进行艺术提炼和加工，力求比纪实式更集中，追求艺术真实，以表现出缉毒警察工作和生活的真实面貌。人物塑造是小说的灵魂。写缉毒警察首先写的是人。创作中，我们注意刻画人物的性格，表现人物的素质。小说人物之间的浓浓战友情、警民情，亲情、爱情，也曾让我们深深地为之欢喜为之忧。主人公丁焘，其姐原为医生，为挽救吸毒者，反而试毒成瘾；他的未婚妻被毒贩报复杀害，而他未婚妻的同胞姐姐，却是贩毒集团的接线人。缉毒警官石丹壮烈牺牲，组织上不得不对他怀孕的妻子保密；李拔奔波劳碌，却得不到妻子的理解，最终家庭破裂……这些鲜明的性格和波澜起伏的矛盾冲突，表现出缉毒警察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另一方面，我们也力求塑造真实深刻的反面人物形象，把反面人物的本质刻画出来。小说中的郭佳妮、沙念祖等贩毒集团头目有较高的文化层次和智力水平，也有着丰富的个人内

心世界和复杂的社会渊源。我们在创作中试图突破反面人物脸谱化、简单化的窠臼。反面人物写真实了，才能更好地衬托出正面人物的英雄本色。要战胜这些当代高智能化的犯罪分子，需要缉毒警察更高的智慧、能力和胆魄。我们衷心地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使读者从中得到一些启迪，心灵上有所震撼。

小说《鱼孽》终于和广大读者见面了，然而缉毒事业仍无止境。我们谨将此书奉献给国际禁毒年，奉献给投身于禁毒事业的缉毒警察和许许多多的人们。

作 者

1998年5月

第 一 章

东京银座，华灯初上。来来往往，川流不息的车辆的车灯，组成了黄红两色对流的光迹。五颜六色的霓虹灯放射出耀眼而又诱惑的光芒。商店林立，顾客满盈，家庭主妇和刚刚下班的女士们，都喜欢在这样的氛围里选购自己喜爱的商品。即使没想好买什么东西，能在这高雅的购物环境中逛一逛，浏览一下这琳琅满目的货架，他们也觉得是一种精神享受，或者是一种荣耀，有人还想借此显示一下自己高贵的身份。而众多忙碌一天的男士上班族，却一个个西装笔挺，急匆匆穿过明亮的银座大街，闪进那幽深阴暗的一条条小巷。一排排酒馆的门脸上方，都挂着用汉字写着店名的红色灯笼，浓胭重抹身着和服的女招待员，在门口热情地招呼着顾客。酒馆内，男士们对酒当歌，一醉方休。

在一家装潢雅致的小酒馆里，进来了一男一女两个中国人模样的青年。他们避开大堂众多的酒客，趑进了一间雅座，要了一瓶清酒，几样小菜，默默对酌起来。雅座里的氛围倒是很温馨，不大的空间里摆放着许多盆栽的绿色植物，有君子兰，也有大叶绿萝。音乐声悠悠响起，听得出是中国民乐。是雨打芭蕉？是二泉映月？乐声泻染出了一种让人心尖生痛的思乡情调。墙上的壁画，画的是“遣唐使航海图”，烟雨寂寥、碧波万顷的海面上，巨大的多桅船正凌波远航，岸上有人依依送行，一带海滨松原，迤迤地伸入天边……

女青年名叫倪秀珍，虽在异国，但却保留着东海少妇雅洁的

装束，她眉目秀美，神情忧郁。苍白的脸上，发黑的眼袋和眼角的鱼尾纹很引人注目，使人觉得这是一个身心劳瘁到极点的女人。她喝着闷酒，让分披的头发垂下遮住了半边脸。只见她猛地把头一扬，甩开了头发，眼里射出幽幽的光，流露出难言的苦楚和怨恨。她向坐在对面的男人说：

“阿伟，这些天我心里很乱，夜里做恶梦，白天眼皮跳，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我可过够了！”

叫阿伟的男青年身材高大，穿着花衬衫，留着长发，胡茬刮得发青，神情有些漠然。他把一支只抽了一半的日本烟往烟灰缸里狠狠一按，说：“阿珍，你发什么昏？我们现在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吃上这碗饭，不管水深水浅，就得狠下心往前趟。想溜回去，可就没那么容易了，黑道上的老板，可不是吃素的！”

倪秀珍一听，伏在桌上绝望地哭泣起来。

倪秀珍，这位随着“洋插队”的大流漂洋过海来到日本的东海女青年，此时才知道当初的淘金梦是多么的幼稚。异国他乡的人情淡漠使她感到偌大的东京却无她立身之处。她极少到这种地方来，自来日本后，她便深居简出，惶惶地企盼着早早改变那种她始终无法习惯的生活，却总是难以如愿。

此刻她想起了她那善良慈祥但却瘦弱多病的母亲，她老人家整天为了生计而日夜操劳，两鬓的白发又多了几根吧？秀珍对他的父亲印象不深，父亲在安徽的一个煤矿里当矿工，只是春节时抽空回家看看，也住不了几天，后因瓦斯爆炸事故而英年早逝，家里的负担就全都落在苦命的妈妈肩上。妈妈在纺织厂里当工人，工资微薄，晚上妈妈还要给药厂糊纸盒，把她和弟弟拉扯大也真不容易。那时候糊一个纸盒才两分钱，糊一百个才两块钱。有时候半夜里秀珍突然醒来，看到妈妈疲惫不堪的样子，眼泪情不自禁地就流到了枕头上。自己心里总想，好好上学，高中毕业一定要考上大学，大学毕业后找个好工作，挣钱养活妈妈。谁知

道天有不测风云，考大学未能如愿，名落孙山，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好在家里待业。后听别人讲，到日本去打工可以挣大钱，这样可以让妈妈过个舒适的晚年。于是她随“打工潮”来到了东京，结识了偷渡到日本的阿伟，做起了那捉摸不定但来钱却十分容易的毒品生意。“想什么哪！别做美梦啦！”阿伟那粗鲁的言语和那蛇信子一般令她颤栗而捉摸不透的目光，又使她不得不回到阴暗的现实中来。

阿伟叹了口气，声音又缓慢下来。

“阿珍啊，你也不想一想，你已经有两次误了事，老板向我发话了，‘事不过三’，你也应该好好掂量掂量！”

倪秀珍抬起朦胧的泪眼，看着阿伟。她突然觉得眼前这个她托付终生的高大男人，此时竟变得那么委琐，那么陌生。她平静低抑的声音突然透露出了一种决断：“阿伟，我想好了，为了肚子里的孩子，为了我们的将来，我不想再干了。再逼我，我就向警方自首，无非是被引渡回去，我是不想在这里呆下去了……”

阿伟吃惊地张开了嘴，他下意识地伸出手去捂秀珍的嘴，不让她把要报警的话说出来，可是晚了！

倪秀珍的话还没说完，包间的玻璃门猛然一声怪响，两个满面杀气的日本黑道打手出现在她面前，她惊叫一声，刚想站起，两个打手已一拥而上将她牢牢按住，同时，把一包白色毒品使劲塞进她的嘴里。

“阿伟，快救救我！”倪秀珍像条被缠住的鱼，无助地拼命挣扎着：“阿伟，他们要毒死我呀，你……你怎么不……救救……救救孩子呀……”

阿伟深深的退到屋角里，缩起身一动不动地看着垂死挣扎的阿珍。阿珍慢慢地停止了蹦跳，很快便一丝声息也发不出来了。这时，那两个打手扔下阿珍，回头向阿伟冷冷地一笑，阿伟一下子从榻榻米上蹦起来：“我，我可不……”

两个打手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转眼离开了包间，阿伟心有余悸的视线朝阿珍的身子飞快地滑过，忍不住用手捂住了双眼。可是，他立即松开了手，努力从地上爬起来，重新在桌前坐下，竭力显出一副镇定的样子来。他知道一墙之外，黑社会头儿的目光正通过预设的摄影镜头看着他。

几分钟前还面对面坐在他眼前的阿珍，此刻像一只软软的布袋蜷在桌角下，满嘴白沫，身子底下，一摊腥红的血迹正慢慢地扩大着。那两只死不瞑目的眼珠，仿佛正在向阿伟发问：“你不知道，这是你的骨血吗？”

阿伟瘫软的身躯斜靠在屋角的墙壁上，一动也不敢动，他自己也仿佛成了一具僵尸。他不敢相信这就是现实，他总觉得这是在做梦，并千方百计想从这恶梦中挣脱出来……

夜幕下的东海市，是一片灯光汇成的光海。东海市历来是中国东海之滨的一颗璀璨的明珠，近年来，这颗明珠简直幻化成了一个由无数星座勾连而成的星岛了。四通八达的街道上，光流在迅疾地滑动着；巍峨耸峙的高楼大厦的轮廓，被灯光的金线勾勒出来，变成了光之柱、光之塔、光之山；霓虹灯的鲜艳色彩，给城市的夜景增添了迷离变幻的韵味……

郑义达坐的一辆桑塔纳，向位于市中心的公安大楼驶去。

他默默地注视着眼前的灯海，心里十分感慨。透过繁华明亮的市街，他仿佛看到了变幻出没的黑影。有光的地方就有暗！这是他的职业养成的思维习惯，也是他观察人生、观察世界特有的视角。

郑义达，刚过不惑之年，是一名久经沙场经验丰富的国际刑警警官。清秀狭长的脸庞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透过眼镜直射出来，不知多少曾经气焰嚣张、无恶不作的跨国罪犯在这目光下失去了往日的猖狂和威风。这位精通三国外

语，斯文儒雅，爱好文学，却又受过国际刑警特种训练的中年警官，在国际刑警界颇有声誉，被国外同行称为文武双全的骁将。

自从担任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东海联络处处长以来，郑义达几乎失去了白天夜晚的概念。国际刑警组织主要是靠现代化通讯手段进行联络的。无线电波不分昼夜地传递着情报，要求国际刑警随时作出最敏捷、最果断的反应。作为联络处的负责人，他只能处于全天候的预警状态之中。刚才他还家里同学外语的女儿用英语交谈着对新发现的莎士比亚剧本的看法，身上的手机就响了起来，说是有重要情况，让他立即返回办公室。

他知道接下来的又是一个不眠之夜。于是便微微眯起了双眼假寐，养精蓄锐投入新的战斗。给他开车的司机似乎很了解他的习惯，把车子开得又快又稳，像在车流光海中滑翔……

郑义达踏进办公室，便麻利地拿起电话耳机：“雷局长，我是郑义达。北京中心局来电，一名东海籍女青年在日本被害。据日本刑警初步侦查，认为与国际贩毒集团有关。”

这时，一名女警官手持一份电传放在郑义达的办公桌上：“郑处长，日本警方的电传到了。”

郑义达点点头，做了个手势，接着说：“我想，这个任务可以交给缉毒重案小分队丁焘他们。他们明天去崇岛执行任务，回来后马上接手。”

放下电话，郑义达拿起电传仔细研读，不时地用红笔勾划。多年的职业敏感告诉他：这绝非是一个简单的杀人案，或许从中能够挖出一串贩毒案。他不禁自言自语道：“丁焘，你们缉毒小分队又有好戏唱了。”

一想到丁焘，郑义达就感到欣慰。他是太喜欢他手下的这员虎将了。十年前，就是他亲自赴北京警官大学从数十名学校推荐的高材生中选上了丁焘。丁焘生于警察家庭，他父亲就是东海公安界的一名老民警。家庭的熏陶使他自然而然地有了一种其他学

员所没有的沉着、刚毅和机敏。一米八二的个子，健壮的体魄，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劲，郑义达一眼就看上了。十年的刑警生涯的磨练使他这位受过高等警院专门训练的新一代警察迅速成为东海刑警的一颗新星。郑义达对丁焘十分器重，把他安排在缉毒重案小分队队长的岗位上。如今，他已是统领一帮缉毒队员的精明强干的警官了。

“一个好汉三个帮”，郑义达还特意抽调经验丰富、沉稳老练的老刑警李拔和年轻活跃、头脑机灵的石丹到小分队工作。这三个人各有所长，配合默契，屡建奇功，在东海警界也小有名气，被同事们称作是“缉毒三剑客”。而此时，“缉毒三剑客”正带领小分队战斗在东海郊区的崇岛。明天一早，缉毒小分队铺撒在崇岛的一个大网就要开始收拢了。

从高空俯瞰，崇岛仿佛一艘万吨巨轮，隐隐地浮游在惊涛骇浪之中。渔网密布、百舸竞进的码头，则像一只伸向海湾的长臂，拱护着渔岛的安宁。而当你置身海边，会立即感受到海洋的无穷威力。尤其是台风来临的日子，阵阵海风挟裹着山一般的浪涌，一波接一波地猛烈撞击着高耸的崖岸，破碎的浪花将漫天的飞沫和腥涩的海味，灌满了紧靠码头的小渔村和那座码头招待所孤兀的小楼。日夜喧闹不已的涛声，夜深人静时，有时竟会让初来乍到的胆小的外来客产生惧怕的心理，久久不能入睡。

此时正当中午，虽然风不大，哗哗的涛声仍掩盖了行人的脚步声。但见两男一女三个年轻渔民打扮的身影，在强烈的阳光下向着码头招待所的小楼疾步而去。

一上楼，两个男人认准了一间房间后，向那个年轻的姑娘努了努嘴，姑娘便以有节奏的暗号轻轻地敲响了房门。门应声启开了一条细缝，露出一张狐疑的脸来：

“请问贵客何方来？”

姑娘沉着地回答：“水路条条通龙宫。”

“来到龙宫会哪神？”

“只愿求见白娘娘。”

门吱呀一声，三人刚来得及挤进去，便又砰的一声关紧了。一个干瘦的南方客在显得有些黑暗的屋角向来人冷冷地逼视着，却一声不吭。来人中那个高个子男人也不发话，只把手中拎来的拷克箱在南方客面前打开，露出里面一叠叠百元大钞。南方客一见到钱，立即按捺不住笑意，开了口：“水上交易还是陆上交易？”

年轻姑娘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老板是忘了这道上的规矩还是有意考我们？”

干瘦的南方客嘿嘿一声，站了起来：“那好，我们就上这位女老板的船。”说完，示意方才开门的男人留下来看着装钱的拷克箱，自己带着三个来人下楼去了，年轻姑娘不禁有些不安地瞟了两个男人一眼，他们不动声色地使了个眼色，三个人随着南方客来到了码头上。

他们正要上船时，突然闪出个烟贩来叫卖香烟，姑娘想叫他走开，南方客却抢先道：“跟我来，船上的弟兄把你的烟包了。”姑娘立即明白过来，便也说：“来吧，弟兄们不会亏待你的。”

果然，那贩烟客一上船后，便在南方客的示意下，将香烟一条条打开，里面全是整包整包的海洛因。“你们验货吧”，他说：“看看是不是真四号？”

来人中的中年男子老练地用小刀打开一包，用刀尖沾了点放在嘴上，满意地大声说道：“没错，迎到真神白娘娘了。”说时迟，那时快，中年男子的话音未落，舱门猛然大开，几条大汉出现在眼前，领头的丁焘亮出证件：“久等了，我们是公安局的！”

“原来你是钩子？”南方客仍然有些不敢相信，向已掏出锃亮手铐的姑娘失声惊叫，可是他的手早已被一边的中年男子用手铐

铐住了。卖烟人闪过身用匕首向姑娘刺去，姑娘飞身一脚向卖烟人踢去，但因身单力薄不是卖烟人的对手，被卖烟人一闪身反绊倒在船上。说时迟，那时快，丁焘早已一个箭步扑倒了卖烟人，救下了姑娘。可是这个卖烟人颇有些拳脚功夫，一腾身又跳起来，与丁焘搏斗一番后又推窗跳进了海里。丁焘和几个民警毫不犹豫地跟着跳进水中，一阵拳脚和水花乱溅之后，毒贩被擒上岸来。

与此同时，招待所内看钱的贩毒分子也已被警察铐住，押到了船上。不多工夫，汽船一声胜利的长鸣，劈开层层海浪，向着东海市区疾驶而去。

船头上，先前假扮女老板的是警官学院应届毕业生，现在在东海市缉毒重案小分队实习的女学员华芸，她和李拔、石丹假扮成贩毒客，第一次执行任务。她抹着脸上的汗珠对小分队队长丁焘说：“真没想到，毒贩们这么狡猾，一开始我还有点纳闷呢，那南方客一个人跟我们上船，毒品藏在哪儿呀？没料到横垛里冒出个卖烟人来。”第一次执行破案任务的华芸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和兴奋，她接着说：“把钱留在旅馆里我心里直打鼓，幸亏有了李拔和石丹陪我，他们经验丰富，及时暗示了我，我才没露出马脚来。”

丁焘收起笑容说：“贩毒仅次于战争，他们的组织当然是十分严密的。”

华芸站在丁焘的身旁，海风吹飘起她的一头秀发，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深情地望着丁焘，内心琢磨着他刚才讲的那句话的内涵。

“没错”，华芸连连点头，对丁焘说：“不实习还真体会不到缉毒斗争到底有多严酷复杂。这下，我那毕业论文内容更充实了。只是，说实话，我还真舍不得离开你们呢。毕业后要是能分到你们这里来就好了。”

丁焘从口袋里摸出一份打印好的文件递给她说：“这是你的实习鉴定。本来是要给你开个欢送会的，现在不可能了。刚才我和郑处长通话时，他告诉我又有一个重大的案子在等着我们。所以……”

华芸翻了翻文件，脸红了起来：“把我写得这么好呀！”

“实事求是嘛，而且是全队一致意见，不瞒你说，我还准备了另两个文件呢，想欣赏一下吗？”丁焘说着又取出两份文件给华芸看：“一份是我的请求解职处分书，这次我让你打入贩毒集团内部，尽管有李拔和石丹两员干将保护，但万一有什么闪失的话，我这个队长难辞其责！”

“这怎么能怪你们呢？是我主动要求的嘛，不过，刚才还多亏你及时救了我……”华芸颇感惊讶，但眼神里露出了由衷的感激之情。

“还有一份你恐怕再也想不到的了，是为你预备的烈士申请书。缉毒斗争是很残酷的，有时候我们再小心，也难免……”丁焘不紧不慢地接着说。

“哇！”华芸下意识地轻轻捶了丁焘一拳：“真想不到你这么个大好人，还会触我的霉头！”

突然，石丹紧张地冲上船头：“丁队长，不好了，那三个毒犯……服毒了！”

丁焘一怔，箭步扑进船舱，但见三个毒贩都口吐白沫，瘫倒在舱底。唉！丁焘懊悔地捶了自己一拳，沉重地坐下来，点上支烟，狠狠地抽起来。

华芸不解地小声问石丹：“怎么说死就死了呢？”

“他们服的都是OA级极毒药品，世界上最新类型的，只要头皮屑那么一小点就能送命。唉，都怪我没在意。”石丹有点自责地说道。

“很奇怪谁”，丁焘回过头来向石丹摆摆手说：“他们准是藏

在牙缝里，他们干这一行的都很明白，贩这么多毒品准上断头台，所以早就做好了准备。”

“真是太残酷了，人对己都有害，他们怎么还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呀！”华芸深有感慨地说。

丁焘冷笑一声：“他们干的时候想到的只有钱！这世界上没有比贩毒更来钱的了。你抓住他，他赔上一颗脑袋；抓不住，他就大发其财。所以个个都是亡命之徒。抓他时拼死抵抗，而只要不咬出任何人，就是他死了，家属也会暗中得到集团内部的优抚。小华，你的论文该对缉毒斗争的艰巨性和残酷性好好添上一笔了吧？说实在的，这也是我要为你准备一份烈士申请书的原因，干我们这行的，时时让战友和亲属捏一把汗哪。”

华芸不禁点了点头，却又坚定地说：“这个我明白了，但我想，我们还会见面的。”

“谢谢了，我的华小姐。”石丹一个劲地摇头：“这次让你跟我们打进去，丁队长可是三令五申，出了事要唯我和老李是问哪！”

丁焘等人回到市区已是傍晚时分。

车水马龙的东海市街头，较白天清静了许多，人迹杳然，明显稀少的车辆也仿佛不忍惊扰都市的梦境，不鸣不疾，徐徐地滑行在清冷的灯影下，唯有面对大江的公安大楼仍然如一尊不倦的巨人傲然屹立着，顶层犹在闪亮的灯光，似警醒的目光，射破重重夜雾。

郑义达的办公室里，刚刚从崇岛赶回来的丁焘、李拔、石丹没顾得上回家看一眼，团团围坐着，等候郑处长的指示。

郑处长从外屋接电话回来，一边甩手挥着扑面而来的那浓得令人发呛的烟雾，连声抱怨着，“我成天跟着你们这帮烟鬼们在一起，不得肺癌才怪。”一面却又将腋下夹的一条红中华香烟扔